阐福寺记

□ 马力

大佛殿倒掉了，在百年前的火光中。

引起那次火灾的，竟是住在阐福寺里的消防队。这个消防队，是由袁世凯的卫队改编过来的。

真是一个大讽刺。

没有了大佛殿，阐福寺矮了一截。山门前，原先还有一座御题“福田”“性海”的四柱九楼琉璃牌坊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残存的构件放在寺内，有一块石额，“福田”二字还算分明。

这么一来，北海公园西北角，就让近旁的万佛楼独占高度。

从前，北京市少年科学技术馆设在阐福寺。我们学校在里面搞过课外活动。有一天，全年级来到这儿，请了一位科学家，讲原子弹。听讲的大房子，就是五开间的天王殿。台上摆了一个原子弹模型，剖面，里面的结构能瞧出个大概。讲到半截，房子忽然晃了几下，带队的老师脸上一紧，说地震了。一切中断，大家伙都跑到外头，回校。小孩子眼里，阐福寺石雕券门前的台阶真够高的，我正一步一步往下迈，电报大楼的钟声从南边传过来。我就想，应该记住这个时刻。

那年，我不是九岁就是十岁。

20世纪初，阿尔方斯·冯·穆默拍过阐福寺。穆默是德国驻华公使，喜摄影。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大佛殿。殿体颇巨，叠起三重檐，显出轩昂气派。用《御制阐福寺碑文》里的话，是“构层檐以覆之”。外表望去，两个明层很通透。靠上的是个暗层。屋面铺金瓦，檐边一溜绿瓦，谓之“剪边”。剪边跟暗层下面多出来的檐椽一样，唯求装饰之美。

大佛殿悬过一块弘历题的龙边铜字匾：“福田花雨”。这四字，聊得禅境：仰观曼陀罗花散若飞雨，俯察福泽如水养润田亩。此番意思在《御制阐福寺碑文》中表露过，是“上为慈圣祝釐，下为海宇苍生祈佑”。足见真性情。

门窗开得很大。有人说它是照着河北正定隆兴寺的规制建的。隆兴寺我去过，大悲阁中立着千手千眼观音菩萨，宋代铜铸。大佛殿里供的是一尊佛母，也是千手千眼，用整根金丝楠木雕成。佛母粗眉，长目，阔口，戴宝冠，执白色伞盖，通身以珠玉为饰。这么好的造像，被八国联军糟践了。

为大佛殿留下影像的，除了穆默，还有多位：伊万诺维奇，俄国人；约翰·詹布鲁恩、西德尼·戴维·甘博，都是美国人。古老之筑，离现时已远，经不住风雨摧折，连模糊的影子也无。亏了这些摄影师。

世间物事，曾有的总比现存的多，历史映像提供了在想象中重新塑造它们的可能。

东西配殿还在，大佛殿却没了，佛母立像也跟着没了。这样大的一座名刹，猛地给掏空了，像一个苍白得失去血色的人。

毁灭时刻到来之前，大佛殿经受着濒死痛苦的折磨：火焰疯了，尖利的牙齿撕咬开严密的榫合处，庞然的殿宇放弃了抵抗，颤抖，痉挛，扭曲，倾斜……每一根梁，每一根檩，每一根枋，每一根椽都披满火舌，干燥的空气中弥漫呛人的焦煳气味。火的狂欢中，訇然的碎裂声像一阵哀嚎，绝望地响起，殿身好似一座苍黑的山在红光中崩圮……颓丧，怨怅，抑塞，竟至恼恨，又那么无奈。

佛母再具大神威，也无力自保。寺中所供的无量寿佛也看不到了。佛像为数不少，据称有三千多尊。

老殿被大火烧塌了，深长的叹息让风吹散。

残基之上，铺了一层细碎的砾石，外围墁了齐整的青砖。再靠外，植了树。深绿的树色为沉寂的遗墟添了一些生的活力。默对，领受着一种沉重的意味。

有一棵水杉。佛泽沁养，老树长得好，树姿颀秀，似要伸到天上去。如果大佛殿还在，可以比高。

东墙边立着一株七叶树，也不矮。天暖的时候，花开了。花形是长的，一串串在枝头挂着，如雪。这树，一枝生出七片叶子。交连的丛枝垂下一片繁荫，风一吹，地上的树影也便生动地摆荡。在佛家看，七叶树原是长在释迦牟尼精舍中的，世尊常坐其下宣说佛法。有人干脆把它认作娑罗树，种在寺庙里。树身现于梵境，幻射圣光。弘历“豪色参天七叶出，恰似七佛偈成时”，状其形神。泰戈尔也爱它，《园丁集》中便有歌吟：“我要摇荡在七叶树间荡秋千的你，傍晚的月亮将竭力透过树叶来吻你的衣裙。”这是吴岩（孙家晋）译的，清雅，曼妙，满是诗歌之韵；冰心则这样翻译：“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；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。”简净，明秀，尽显散文之美。在中国，泰戈尔的散文诗遇上了好的译者。

这株七叶树跟那棵水杉，年头都不短了。

殿址左右竖着两通石碑。圆形碑额刻龙，神魅气完足。夔龙还是螭龙？看不出来。反正缺了这种纹饰，就不成一块碑。龙身蟠曲，拥着居中的一个佛龛，上有刻符，如经咒。龛的四边饰着火焰纹，似与琼岛白塔的眼光门相类。《御制阐福寺大佛诗》和《御制阐福寺碑文》分镌碑上，都是弘历撰的。一为杂言诗，一为记叙文。我的目光在碑的两面扫，空无一字。推而想之，是因年湮世远而漫漶了，还是所见不是原物？疑，就不能不问。可惜多不能答，能答，其说也存异。不知道听谁的，我只好在信与疑之间打转。退一步，就算仿制，立在这里，也好。以意为之，得其仿佛，足够了。况且无从解惑而阙疑，古之常也，不必抱憾。幸而还能从纸上找来弘历的诗与文，读诵，想起那尊随火而殁的木雕佛母，聊可引起一点遐思，并且追史。

弘历敬母，《清史稿》“高宗事太后孝，以天下养”，此之谓也。践祚当月，弘历就把“崇庆皇太后”的徽号给了她。这位皇太后，居生处乐，很能活，在世八十多年，康雍乾三朝，全赶上了。不要说有清一代，历世皇太后中，她的寿数之高也鲜有其比，称为“升平人瑞”当是可以的。敬神如神在，把一尊女性佛敬奉于殿内，弘历每见之，恍若望到了自己的母亲。

清帝孝亲，乃为皇朝家法。握有权柄的弘历，躬行“为人子，止于孝”的古训，顺事皇太后，笃谨孝道，有言必遵，决不简慢轻疏。每逢万寿，他必率众臣奉卮称庆。“寿觞举，慈颜和”，正摹绘此番筵宴光景。喜奉承、尚征逐的风气一盛，逼出的排场也逐年大了。“庆典以次加隆……先以上亲制诗文、书画，次则如意、佛像、冠服、簪饰、金玉、犀象、玛瑙、水晶、玻璃、珐琅、彝鼎、赤器、书画、绮绣、币帛、花果，诸外国珍品，靡不具备”，舍此，像是别无正事似的。为适母意而兴造殿堂，不止阐福寺一处。乾隆元年，供这位皇太后起居的寿康宫告竣，让其宽怀坐卧；“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，上从之”。举国财力奉一人，真是“以天下养”。一个母亲，静自怡养，乐享人间福禄寿四十多载，全凭儿子坐了江山。我在画舫斋端详过崇庆皇太后的旧照，老太太生了个福相。上了年纪，脸色也平和多了。

中国皇帝中，弘历命最长，快九十了。在这上面，随了他的母亲。庚甲已逾杖朝之年，是叫人羡慕的。深一步，寿，并不多辱，清朝十二帝，只有他做了太上皇，位尊而权大。讲得俗点，臻此境，没有一把子岁数，哪行？“消闲静摄，颐养天和”使他体魄健旺，心也不老。皇太后八十寿诞这年，弘历也六十岁了，竟穿斑衣起舞，承欢膝下，可说行年耳顺，犹有少年之色。这个举动，真有老莱子戏彩娱亲的意思。

我好像用不长的时间，穿越一段清宫史。

早先，阐福寺是明太素殿北面的行宫。顺治八年，太素殿改成了五龙亭，留下行宫避暑。乾隆十一年，行宫变作觉苑。农历腊月初一，清帝要在这里拈香拜佛，求得上苍赐福，并及迎春。弘历有《书福诗》，诗为七律，全首八句，选抄后四句：“嘉与红笺迎介祉，相扶彩胜焕元朝。不徒弄翰钦敷锡，家法绳承仰圣尧。”从诗中不难看出，仪典甚盛，是个喜兴事。孝亲之外，祈福也成皇朝定例。

惆怅旧时事，今古一相接。大佛殿叫烈焰无情地带走了，被迫融入泥土。物质形式失去后，遗留的记忆会在另一个空间延长它的生命周期，使灵魂仍在。现代人能够凭此找到通向古代的津梁。废墟之上，一段新的历程开始了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不妨相信：未来比过去更有价值。

静伫遗墟前，我宛似看见高大的殿宇在苏醒的石础上昂立，唤起沉睡的一切。蓦然，历史记忆异常鲜明。

一切叹惜都是多余的，因为建筑不会死亡。

雁荡灵山行

□ 李振南

一直以来，相比于名山大川，我更喜欢瓯越大地上那些名不见经传，但却蕴藏着原始生态和淳朴民风的荒郊野外、白水青山之地。

于是，灵山便成了我的选择。

三百里雁荡以北雁荡山为首，南雁荡山为尾，并分派出无数有特色景观的支脉。灵山便是其支脉上的一个亮点。

灵山位于浙江省乐清市城北，是城市的屏障，虽然其中心村落距市区仅十来公里，却是一座离城市化很远的原生态大山。过去，那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，他们的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如攀山般的实际。山里人对灵山境内的重峦叠嶂、飞瀑流泉、茂林修竹、百鸟山花见怪不怪，总觉得这山这水亘古就是一种姿势，谁也没有认真去读它，也很少有人读懂它。如此，灵山便一代又一代被搁置在那里，静静等待着谙识它美丽的知音。

最早发现灵山之美的，是20世纪90年代初一拨从大城市来此寻幽探胜的文化人。这些文化人一到灵山，便诗啊画啊书啊摄啊，每到一处都激动不已，仿佛山突然巍峨了、辉煌了。山和水在他们的笔下蓦然变成了“凝固的大海”“人间的仙境”“绿色的音韵”“醉人的秋光”……词语绮丽，画面清奇，说得这里的山民眼睛忽然亮了起来：是啊，电视上见到的那些青山碧水绿树红花，不就是我们天天碰到的实物吗？我们的大山一上了画面，怎么就突然亮了、俏了？他们奇怪，自己过去为什么竟没有发现这山水如此美丽。

在文化人的张扬下，灵山终于被许多人认同，并渐渐地从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山妹子变成了无须粉饰的丽姝，它以自己赤诚的爱与惊人的美，回报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作的儿女和每一个投向它怀抱的人。

我最初认识灵山是在南宋状元王十朋的《梅溪集》里：“飞瀑来从小雁荡，灵源颇类大龙湫。”“源泉高似银河落，石井泓然鼎足分。”王十朋称灵山为“小雁荡”。那时，我还没见过灵山模样，但已心向往之。后在清光绪《乐清县志》读到灵山“层峦曲涧，飞泉激涌”的描述时，更增加了想见一见它的念头。

这一夙愿过了好几年才得以实现。我因编著《乐清树木奇观》，要对灵山境内的名木古树进行调查核实。如此，灵山的全境版图才开始进入我的视线，并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中，后来我一有空就往灵山跑，它成了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。

灵山因山体呈现“灵山”字形而得名，全境面积46.7平方公里，分为飞水谷、摇晃岩、灵山顶、天湖、龙潭瀑、会贤台、天柱岩、黄檀洞等景区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但灵山景色丰富，有特色景点280多处，景景相异，又相互联成一体，构筑了“一灵三奇五龙”的奇绝景观。

在我眼里，灵山算得上雄伟之山了。灵山虽然海拔不超过600米，算不上高山，但有雄峰40多处，且峰峰相倚，形成众星拱月之势，突出了主峰的高伟雄奇。登灵山顶，西可与中雁荡山玉甑峰遥遥相对，东北面可与白龙山携手相连，南面山下乐清城高楼栉比、阡陌交错、河流如带，乐清湾辽阔浩渺、水天一色。人在高处，便有无数雄浑之气充盈胸间。

奇石是灵山的精华所在。这里无处不石，无石不美，岩石似龟，似柱，似野猪，似猛虎，似美人，似伯牙琴……场面壮观，神态各异，步移景变，妙趣横生。最神奇的就是那块摇晃岩了，此岩形状如仙桃耸立，体形庞大，若你轻点纤指，它却能左右摆动，堪称石中奇观。

灵山植被茂盛，整个景区覆盖着蓊郁的林木，犹如绿色的海洋，间或一二古树点缀其间，更显这山的旷古韵味和原始野趣。置身此山，一路的劳顿和旅尘一扫而光。

灵山洞之奇异也是少有的。灵山有幽洞80多个，多数悬在半空中，且深浅不一，情状迥异。有的洞中套洞，有的口小腹大，有的形如人脸，有的身披彩霞……俨然是一个洞府的王国。各洞内清凉幽静，石壁光洁，人至此处，成败荣辱皆忘，只觉一股灵秀之气涌上心头。

水是灵山“灵秀”之源，也是灵山的命脉和灵魂，千条曲涧、万条飞瀑组合成一幅奇异灵动的山水天然画卷。灵山之水演奏着这座山的华彩乐章，谱写着这座山的全部神韵。这里的水美景迭出，波光映彩，岚影幢幢，乐曲轰鸣，任你怎么读也读不完，怎么品也品不够。我真怀疑灵山的奇特瑰丽、灵山的雄伟壮观、灵山的深幽灵秀都是蕴涵在这水中。

穿紫河，一本线装的乡愁

□ 徐虹雨

湖南有个常德市，常德市有条穿紫河，它如同一本线装书，一笔一画一点一线，工工整整；一点一滴一水一流，如歌如吟：麻石路、吊脚楼、风雨桥呈现眼前，汉剧高腔、常德丝弦、澧州花鼓弦绕耳畔，糖油粑粑、桂花糕子、芝麻糖粒留香唇齿。常德老景、常德老曲、常德老味、常德老乡，就这样被快速激活。

河街的人，描绘一卷活色生香的故事。

常德城市腹地里的穿紫河，是一条奔流千年的古运河。它的名字取自唐代刘禹锡的《采菱行》：“白马湖平秋日光，紫菱如锦彩鸾翔。”由诗中“紫菱”而得穿紫河名。

常德河街，原并不在穿紫河畔，而是临沅水而建。嘉庆《常德府志》记载，常德沅江岸边，一边是水，一边是城墙，从东门到大西门，绵延数里长的繁华河街，是为大河街、小河街、麻阳街。

常德河街，曾是作家沈从文先生笔下的乡愁。

他的作品中，时常流露出他对常德的河街、船以及风土人情的喜欢。他在常德停留期间，曾多次在河街漫游，并提笔写下这样的文字：

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，看这些人如何生活，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，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意义。

1934年初，沈从文还乡途经常德，忍不住提笔给夫人张兆和写信，在信中，还附上一张速写的常德港图意，图中既有各种船只的形象，也画了德山孤峰塔和西门笔架城的远景轮廓。

常德河街，还曾在画家黄永玉的画笔下停留。黄永玉与常德的缘分，与沈从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1922年，沈从文和表兄黄玉书在河街的一家客栈里，居住了大半年时间。黄玉书喜欢上了杨光蕙，请沈从文代写情书。一封封动情的书信，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1923年，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喜结良缘，1924年生下一子，名为黄永玉。

成名后的黄永玉在长沙办画展时，在一张国画上深情地写下：“我出生于常德。”

2004年8月29日，黄永玉回家乡凤凰途中，在常德停留了一晚，写下这样一句告白：“我的人生从常德开始。”

2012年5月26日，黄永玉到常德游览，再次写下：“常德是我的母土。”

他对于常德以及河街，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。

常德河街，何止是沈从文、黄永玉割舍不断的情缘，它也是常德人心里抹不去的乡愁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沅水边的大河街、小河街、麻阳街在人们的生活中远去了，夹在老常德城的相册里、记忆中。

2015年，常德启动“常德河街”建设，将老常德人记忆中的老街从沅水边“搬迁”至穿紫河畔，让常德老城的历史与文化在城市腹地激活复苏，为常德人的乡愁寻找到一个载体。

得知河街即将“复活”，时年91岁的黄永玉欣然提笔，为自己的出生地题写街名“常德河街”。

一条有故事的常德河街，一湾紫菱如锦的穿紫河，就这样相伴相生。

河边的街，流淌一曲婉约灵动的乡韵。

来常德河街，感受“街”的气息。

重生的河街，林立的商铺之间，麻阳会馆、鸳鸯走马楼等核心建筑气势恢宏，依稀可见当年戏院、洋行、税局、会馆、茶楼、客栈遍布河街的盛况。传统非遗元素、民间风味小吃等，正被植入这条新生“老街”。

吊脚楼、青砖瓦、麻石路面，从黄永玉的记忆里复活；大河街、小河街、麻阳街，从沈从文的文字里走出；糖油粑粑、麻糖酥糕、桂花酥糖，从老常德人的味蕾里苏醒；汉剧高腔、常德丝弦、澧州花鼓，从新常德的街巷里唱响；麻质画、桃源根雕、桃源刺绣，在仿古的楼阁里鲜活……常德古城的历史，在千年流淌的河水中被传承。

河，是水面上的“街”；船，是这条“街”上行走的“车”。

乘船而行，感受这条街的古雅与现代。

在河流剧场，一场风情灯光实景秀《常德记忆》让人跨越千年，遇见一个不一样的常德，那是沈从文笔端的常德、黄永玉记忆里的常德。

穿紫河沿线9公里的河道两岸，设置了水韵常德、老街记忆、梦回古音、樵夫遇仙、月畔丝弦等实景舞台，折子戏、常德丝弦、常德汉剧等老常德的剧，声、光、电等现代化的设备，常德本地民俗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，给游客沉浸式的真切感受。

沈从文笔下的《老街记忆》在穿紫河畔复活。上南门码头真实还原了曾被沈从文称为“湘西大码头”的常德河街场景和码头文化。码头上的男人，有的拉纤，有的卸货；码头上的女人，热情地招揽着客人，吊脚楼上灯影绰绰。

沿着河流行走，或过廊亭，或遇戏台，或聆听刘海砍樵的传说，或邂逅车胤囊萤的故事，或阅读寻菱七里的典故……河街，犹如一本翻开的书籍，展示着它厚重的文化与灵动的形态。

河上的桥，绘制一幅人文乡愁的画轴。

常德打通内河水系，连通新河、白马湖、穿紫河、柳叶湖、沾天湖，开辟往返航道45公里。穿紫河从东至西建有14座桥梁，每座桥自有风韵。

穿紫桥，是穿紫河上的一座多孔桥，布置了15个小桥孔。桥孔倒映水面，似日月连珠，如蛟龙掠水。

七里桥，是一座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风雨廊桥，古色古香的翘檐、仿木的廊柱、鲜红的灯笼，无不流淌着仿古感与时光感。

姻缘桥，常德的爱情桥，相传当年狐仙胡秀英就是在这座桥上巧遇从花山砍樵归来的刘海，两人一见钟情。

最具特色的，还属长胜桥、遇仙桥等9座桥。它们的特色，来自桥底的“画廊”。国内数位知名艺术家、壁画家结合常德本土文化，将一幅幅老常德的画卷绘制于桥底。乘船穿桥而过，抬头仰望，历史典故、人文传说、民间故事、生活百态等，以浮雕、镶嵌、手绘、釉陶等形式呈现桥底，体现“历史、人文、乡愁”的主题。

长胜桥的桥底画廊，以常德“桩巴龙”传说为主题，由牛涛、徐宗建、漆跃辉3位艺术家设计。“桩巴龙”是一个古老的关于孝道的神话传说，属于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艺术家在桥两边人行通道的墙面上设计了《龙王招亲》《桩巴龙的传说》两幅硬质壁画，在桥的中间两根横梁两侧设计了《双龙戏珠》《桩巴龙》等4幅浮雕壁画，在桥底的28根梁上设计了墙绘，中间水道桥底则设计了圆形墙绘。

9座桥廊成画廊，船行其间，如行画卷。

吊脚楼下桃花源外，一个小镇风雨桥外。你若不来我的船不开，座座廊桥放光彩……

这首关于穿紫河的歌曲《你不来船不开》，正在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常德城，慢慢漾开。

听着这首优美的歌，漫步穿紫河，梳理着关于河流、关于城市的记忆，与过去的常德、过去的自己、过去的味道——再次相遇。

年轻的常德一代，成了祖辈留在常德的眼睛，在祖辈曾生活过的地方，替祖辈见证一条河的流淌、一座城市的变迁，替祖辈守望记忆中的乡愁。

徽州八大碗

□ 李远峰

初春的阳光从安徽省黄山市唐模景区慎德堂的天井直射下来，偌大的厅堂里，八仙桌一字型摆开，诱人的八大碗依次上齐，客人推杯换盏，雅兴正浓……看上去，这就是一幅古今相连、动静皆宜的画。

徽州八大碗属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，是徽州地区宴请宾客的传统菜肴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淀。在徽州农村，无论谁家婚丧嫁娶、婴儿满月、长辈做寿，宴席上都缺不了八大碗。唐模徽州八大碗完美保留了徽州土菜的精髓，菜肴主要有鸡、鸭、鱼、猪肉、圆子、米糊、小炒、蔬菜8种，外加4个冷菜、4个小碟。八大碗的食材都来自当地，新鲜地道，原汁原味。肉都是新宰杀的，白菜、萝卜、冬笋等还沾着泥土，加上手法娴熟的烹饪制作，吃起来特别入味。

以八大碗中的红烧土猪肉为例，猪肉选取当地土猪肉，以前夹肉为佳，这种肉肉质松弱易烂，且易于吸收汤汁，可将瘦肉、肥肉和带点骨头的肉一起烧。烧法上，先把肥肉放锅里煸一下，再放瘦肉，炒至肉表面呈白色时，加水用小火焖一小时，待七八分熟时调味，放生抽、老抽、姜片、冰糖，再用小火烧10分钟即可。客人一口下去，肥肉和瘦肉在唇齿间生香，即便是瘦肉，也几乎入口即化，不硬不柴，余味无穷。

米糊在徽州菜肴中决不可少。宴席进行到一半，一碗米糊上桌，软糯咸鲜，亦菜亦汤，一勺喝下去，火腿、香菇、冬笋，还有徽州大米的香气一起袭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、食欲大增。

唐模徽州八大碗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，是食材均取于当地，没有鱼翅、海参等名贵食材，性价比高。游玩过后，在古村祠堂里摆上八仙桌，要上一桌八大碗，吃一顿正宗的徽菜，尽兴如意。而每每此刻，浓浓的友情、亲情、乡情在觥筹交错中得以完美体现。

本版插画 王超